

南昌人程维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昌人 / 程维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305 - 12167 - 8

I. ①南… II. ①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903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南昌人
作 者 程 维
责任编辑 戚宛珺 张婧妤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1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167 - 8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中间地带

在诗歌和小说之间，散文写作于我而言，是中间地带。这是个比较舒服的地带，我固认为那些一生以写散文为己任的人，难成大器，但我承认，我喜欢这种文体。读和写全喜欢。也许由于它是没有写作难度的文体，什么人都可以写，但对于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作家而言，没有难度，恰是难度，他必须创造难度。让它成为一种最有难度的写作。我相信，只有这种写作，才是好的写作，也唯有这种写作，才是有价值的写作。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南昌人》的写作，是属于这种写作。我积累、构思数十年，就是想写一本这样的散文。写完了，可以接着一心一意去写我的小说。

八大山人和黄宾虹，当年没几个人懂，后来怎么样？好的东西终有人知道好，比如这本《南昌人》，我是有担心的。可想想，都可以放下，也可以信赖，明白自己写作是付出了巨大诚意的，这就够了。我必须说这纯粹是一本个人化的写作作品，也是我一个人视角里的南昌和南昌人。不求得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我只是如实写出了作家的认知和思考，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骨，太多的别的什么，都无必要。好在出版社的司增斌先生当时找到我，就希望我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写。这是让我暂时放下手中打算写的长篇，而接受《南昌人》写作的一个诱因。虽然

我心里，这本书早晚要写，或原先已在写着，只是它不一定就叫《南昌人》，而可能是《南昌鬼子》，内容却是这些，这是我注定要写和会这么写的。

去年我注意到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京人》（叶兆言）、《武汉人》（方方），书写得有趣，做得也漂亮，都买了。近期得知苏童、陈丹燕、毕飞宇等一批作家皆加入了这个“城市人”系列的写作，这像在做个品牌的样子，从中看出，南大社是可以让作家信赖并为之拼力付出的。基于此，我乐意接下《南昌人》的写作之约，并且把我的一些好东西都放到里面。

《南昌人》，写作过程中就让南昌人倍加关注，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有对南昌人的认知，但他们不说。南昌人“鬼”呀！说好了，人骂。南昌人没那么好！说坏了，挨砸，南昌人有那么坏么？但我要说，这本书，无关好坏，却又尽是好坏。因为我明白，无论写南昌人好坏，都逃不了遭骂，没有中庸之路可走。索性按自己的想法写。这本书绝对独一无二，因为南昌人不同于任何地方人，人说“南昌鬼子”——鬼！我的写作似乎也就在诸多如此诡谲的目光注视下。好在，他们是我的乡亲，我是他们的同类，他们期待想看的，也就是我要写的。这是自己给自己照镜子，你的容貌美丑都躲不掉，既然要照镜子，自然没必要去怕镜子。

镜子里当然有美好，那些不一定被人所提及或为人所知的南昌的历史、人物故事，市井生活，风土人情，如同随世流转的南昌乡音，那些熟悉的街巷气息，光影，面孔，将一一呈现。而齷齪与阴郁，潮湿与不爽，自然也在镜像上无法逃脱。可能我们不是从一个人的优点中认出他是一个南昌人，或恰是自我们身上固有的缺点中，一下就认清了我们的同类。《南昌人》或许有这么点意思。坦白地说，我也会藏拙，我也会遮丑。因为我有虚荣，因为我是书里写着的南昌人。

这本书写得舒服也挣扎,感觉其中有一些该不该去直面,该不该这样写,但可能只有真正的南昌人才懂南昌人,那种可爱与厌恶,庄敬与鄙夷,始终是此消彼长。我对朋友说,这本书写完了,下半年只画画,彻底放松一下,以缓这口气。

此书杀青,在微博贴出目录,我的朋友姚雪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首先就表示有意要出这本书,我的兄长陈政(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干脆提出,拿我这里出算了!这既让我喜悦,也在意料中。他们不知道我跟南大社签的约定,只有请朋友原谅,相信能理解。当年初得知我在写《南昌人》,《观典》杂志执行主编吴剑文就约我一定要拿几篇给他们发表,《南昌晚报》也是紧追不舍,网友纷纷表示提前预订,这都表明大家对这本书的看重与期待。但我信守着与司增斌先生签下的承诺,并正如我们预先达成的共识,希望这是一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

感谢张国功兄、万国英女士,感谢陈松。还要谢一下我的儿子程玥,他也是做出版的,一直在鼓励老爸这本书的写作。对于读者,尤其南昌读者,我准备接受他们的骂声,但作为世代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南昌人,我以为我的写作对得住良心,也对得起这座城市。

2013.6.24 南昌 墨艳山房

目 录

自序：中间地带	1
老南昌的背影	1
南昌鬼子	30
隐士	47
南唐废都：短暂的春秋	70
羊子巷：坏小子们的夏天	87
南昌人的吃，豫章后街——蛤蟆街	105
万寿宫	116
鬼才八大的南昌断代史	139
双城记	161
遍地泡王	169
寡酒清欢	176
滕王阁之殇	185

老俵·····	209
南昌的风花雪月·····	216
从汪大渊到利马窦·····	221
徘徊系马桩·····	258
清人的面孔：八大和他的同时代人 ·····	265
我的南昌哥们·····	289
书店记·····	306
乱雀·····	310
孤傲的理由：八大山人的家族史 ·····	317
细雪·····	336
唱歌记·····	340
采茶戏：乡事的狂欢 ·····	346
江城之变：1648 年 ·····	354
水墨南昌·····	366
在南昌·····	386

老南昌的背影

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终点，
恰如太阳信使自古至今的奔忙。

——阿赫玛托娃

—

走在南昌的老街旧巷里，如轻风隐约穿行在衣裙之内。然而现如今，城市的衣裙几乎被粗暴地扒光了，这公然的暴力似乎是对老城市 and 老建筑的非公道审判。

以我的年龄，自出生至今，几乎都生活在向老南昌告别的背影里。尤其这三十年来，新城市几乎把老南昌彻底取而代之，将它的老背影也推进了岁月深处，仿佛轰隆隆一堵墙般倒塌。

老南昌的背影，便是一堵墙。它最后倒塌时，甚至并没有发出令我震惊的声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老时代的结束。几年前，开发红谷滩新区，拆除老昌北，赣江八一桥北的一栋老楼让部队工兵爆破，当时市长在对面一栋楼窗口，用步话机下令起爆，只听轰隆一声，楼脚崩断，楼身像个失足巨人委顿而下，灰色且呛人的尘埃四起，多架高压水枪骤射灭尘。那场面有电视转播，煞是壮观，只是一段城市的记忆，也似乎在那一刻坍塌。但更多老背影的坍塌，我们听不见任何声响。仅是某日我行走

在城里，常常突然在一老街名前站住，望着立在路边的喷着白底蓝字新漆的“孺子路”、“船山路”、“系马桩”、“羊子巷”、“都司前街”乃至“上谕亭街”、“状元府巷”、“三眼井街”、“天灯下街”的路牌，呆立发愣。看着一栋栋新楼，装修热闹的店面，我恍如置身一个完全陌生之地，心里不禁问：这是我熟悉的老南昌吗？当然，与老南昌建筑、街道、带天井的旧式“土库屋”一块消失的，是原汁原味的老南昌人的生活现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甚至从地域文化的意义上说，“南昌人”也由此改写。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言在先，“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我当然不留恋穷街陋巷、阴暗潮湿旧房屋的生活，我当然喜欢当下南昌繁华现代的都市霓虹，花园楼盘，街上走动的时髦男女，但也对消失的“老南昌”怅然若失。

抚河清污的时候，水抽干了，烂泥里竟能看到不知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大头工作皮鞋，很结实顽固的样子，不肯烂成污泥。它是谁穿过的？那人早不在了吧，抑或还居住在南昌的哪条街巷里。

当年南昌人一天的生活，几乎是从排队上公厕时开始的。人一起床，连衣服也来不及穿足，便扯半幅旧报纸，冲往公厕。那时南昌公厕一般都设在巷口和巷尾，早起小便的队伍相比进展要快，一个粘一个，见缝插针，交替进行。而大便内急的男女同胞尽管个个状似“十万火急”，仍自觉排队，男的披灰色干部装或褪色蓝工作服，斜立在寒风中像发黄的破报纸一样瑟瑟发抖；女的或穿睡衣或梳着乱蓬蓬的头发，再怎么急，也耐着性子，循序渐进。多么难以置信，转瞬上班挤公交乱糟糟、不要命的南昌人，此时却如此自觉而有序，亲朋好友也无人插队，仿佛排队上“天堂”——厕所在当年便仿佛是南昌人早起必排队“朝拜”的

“天堂”。

我记得南昌胜利路射步亭巷口公厕，早晨是极为繁忙且热闹的。一条巷子的人，大多早上要往这里跑一趟，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射步亭这条老巷也不简单，藏龙卧虎，那几进的老式住宅，南昌人叫“土库”屋多是过去有钱人的旧公馆，现在统一归公由房管所管着，成了五花八门的大杂院。居民来自各行各业，有工厂工人、医生、小摊贩、搬运工、留城知青、待业人员、商店职工，也有知识分子，有出版社编辑、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学教师之类，还有改造后的老资本家、旧军官、成分不好的破落户等，甚至后来火遍京城的摇滚歌手罗琦，也是在这里长大并走出去的。那时我当然没注意罗琦，一条巷子的人也没想到她会成著名摇滚歌手，只是后来听说她在外面打架，被人刺伤一目，其余便不清楚，现今还在射步亭的老住户，对“摇滚”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多，毕竟是市井嘛。但是邻居发现深居简出在射步亭二号楼角耳房的老头，一年到头沉默寡言，脸色阴沉，偶尔朝那褪旧的镏花窗里瞥一眼，会看见老头在发黄的纸上用毛笔写字。一日，老头突然站在天井下，用刮胡刀割静脉。邻居赶忙过去把刀从他手上抢下来，老人整洁的白衬衣上却洒着斑斑血红。还有一回他跳八一桥自杀未遂，湿漉漉地被人抬了回来。老头非一般人物，是黄埔军人，据说追迫过李烈钧，也加入过国民党，风光之后，余下的日子便不好过，虽然已在高龄，身如朽木，却还要接受有关部门派来的“保姆”监督，每周还得主动交代思想，写回忆材料，但这一切，颇不为邻居所知。

射步号二号住过一个名叫曾德柳的旧军官，这人平凡，亦属凡尘里传奇人物，他躲过了战争的枪弹，甚至自己也一枪未放，却没有躲过新时代的牢房、改造、唾骂、遭贱，又赢得了一个美丽南昌女人一生至死不渝的爱情。此人生于二十年代，死于八十年代，中间六十年，他的身份

是生米街少爷、半吊子商人、赣州军官训练团学员、庐山蒋中正近卫军军官、训斥兵痞的宪兵、逃亡者、不法商人、历史反革命、朝阳劳改农场业余会计、肝癌病人。他有一张斯巴达人的脸和一副角斗士的身板，五官如刀劈斧削而成，仿佛转世投胎中国的罗马士兵。那年赣州冬训，一条毛巾从赣江拎起来就是一根冰棍，他吃不了这个苦，尝试过逃跑、装病、谎称家父过世等等，仍然被拎着耳朵训得比冰棍还直。数月之后上庐山，为蒋中正发表抗日宣言守大门。南昌街头，两个散兵调戏女学生遭他训斥，一担梨瓜被抢，让他兜头截了回来，老倌千恩万谢，回到生米街，街坊们把一身呢子军服、腰别手枪、脚登高皮靴的曾德柳吹成关帝庙的神。

其实他从没放过一枪，除了在妓院，他自称是一支连发手枪，弹无虚发。扬州妓是他的专嗜，他甚至带过一个女人还乡，要休掉家中为他养儿行孝的发妻。土里的老父用一场恶梦敲打了他的脑门，有人卷带细软和小老婆逃往台湾的时候，他逃回了生米镇。一杠枪把他顶进牢房，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使他和全家上下八口人都抬不起头。妻子拖儿带女从生米街过赣江落户射步亭，曾家三个女儿如花似玉却贴上了有毒标签，两个儿子仿佛是天生的苦力，一个在朝阳农场种菜，一个在城里拉板车，活得辛苦。妻子出身贫寒，好日子没过，穷困与受压的日子却没完没了，街坊劝她改嫁，她说死也是曾德柳的人。曾德柳，好不容易熬到摘了帽子，却得了癌症。他算着劳改农场给他补发工资，也算着自己的命。他回忆前尘往事好像如数家珍，女儿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去台湾！他苦涩一笑，那一去就不能死在家门口。女儿说，你真会算，难怪人家让你做了会计！只是他算到了自己不幸的命，却没算准农场扣着不给他补发的钱。人生，从无到有，先做加法后做减法。有的人总想一辈子做加法，最终下坠到低处。有人知道做减法，生命通透空灵。

当年我是个文学青年，对出版社编辑自然敬畏，住射步亭一编辑，上海人，复旦中文出身，姓孟，个高，背略弯，一望而知是长期伏案职业所造成。他不苟言笑，几乎从不跟邻居搭讪，人自然觉得他知识高深，也不理他，他便有些“曲高和寡”。我内心对这种人是有大尊敬的，每次也只是早晨在上公厕的队伍中见到他，他总是边排队等候边读一本书，且面孔严肃，任身前身后人大呼小叫，叽叽喳喳地聒噪，他只低头专注于书，我想和他说话，也仿佛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若干年后我成了他的作者，也交为朋友，是时，我们都搬离了射步亭，谈及那一幕，各自惊奇，又开怀大笑，原来他也有言笑的一面。

被上海人称为“爷叔”的金澄宇，近年以沪语叙事上海，得《繁花》一部，大火。他说：

在我记忆里，城市一直显现出它与乡村不同的种种风景与魅力，包容了种种不灭的内涵，饱含熟人的根脉，保存了个人、家族的感情与历史，上一代、几代亲戚朋友的讯息，蜘蛛网一样布满某个街区，徘徊于某一块空气、甚至灰尘之中，城市同样储存了祖辈自别地迁来的痛史。

二

如果用他人的思想替代了真实的感知，生活便沦为伪知与虚妄。外地人看南昌人似乎以为南昌人永远是颓废的，这是因为他不是南昌人，他或许仅仅看到的是宴乐的滕王阁，无为的没落王孙朱耷，暮卷西山的辞赋。南昌人骨子里的自傲与清高便注定了其不妥协性，也抽掉

了任由其颓废的垫脚石，南昌人的草根性自觉废除了颓废的奢侈，尽管这座城市曾潜藏着明王府的金粉气息，但它巷间中散逸的却是古朴而纯正的布衣精神。

由此想到更久远的南昌人，东汉徐稚，便是布衣加书卷的典型。他不做官，不是颓废，恰是他有着对世事的清醒洞察力。南昌人往往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这里面深含南昌的智慧与对世界的态度。外人不能参透。

南昌毕竟是座古城，有两千多年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仿佛哗啦啦过去。城不断变，由灌婴土城变石头城，至今尚遗城西石头街一条，说是石达开当年率太平军在那驻扎过，后来就走向了败北的路径，由石头城变木板城。我查阅太平军转战江西的史料，未找到石达开驻南昌。过去南昌人绝大多住的是木板房，滕王阁也是木头建的，被火烧毁多次，最后一次重建，索性选择了钢筋水泥，南昌人也就住进了类似材料建的房子。当然，我要说的，不是城市的变化，而是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城市赋予南昌人怎样的生活状态。此命题显然过大，它涉及人的城市生活史。而搜寻我对南昌的所知，最鲜明的莫过于六眼井，南昌人的生活状态，亦即所谓“市井”生活，离不开“井”，“井”是市民文化，也是草根文化的一个关键点。

南昌临江，一条赣江，仿佛南昌人的生死书。它哺育了这座古城，又有多少性命在江里溺亡，有多少财产被洪水拿走，在千年城市史上，这似乎寻常。城内城外湖泊众多，只是这些年开发房地产、填湖造地，确实弄消失了不少。但城里许多老地名，都与这沿袭水脉的“井”相关，如六眼井、三眼井，都是著名的老城区，也是老南昌市民聚居的地方。六眼井至今仍在象山南路与甘家前巷相交的地方，十几米处便是挂着周恩来和郭沫若双题名牌子的“江西省赣剧团”。现今井口用钢筋水泥

板封死，人走在上面尚不知道这就是南昌有名的六眼井，只是不远处有一公交站牌叫“六眼井”，提示着这里是六眼井地段，也提示着过去没有自来水时南昌人的生活。在城里巷落中，有一口井的地方很多，我住过的棕帽巷、笆茅巷、羊子巷，都有过单口井，只是井圈大小的区别而已，就一处同时有六个井眼的地方，南昌独此一处。过去南昌人在这里汲水、捣衣、淘米、冲澡、洗菜、聊天、嬉戏，热腾腾的场景似乎可以画一幅生动的市井图。我父母至今还住在与六眼井毗邻的三眼井街，每周日去看父母，必过六眼井而至三眼井，而这其中要路经的甘家前巷，我认为是当下南昌最陈旧、也最有烟火气息的老街旧巷，这里几乎数十年未变，尚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街貌，有老剃头店、花圈店、馆子铺、金角铺、废品店、食品店、香辣板栗店、猪血粉面馆、熊氏诊所、鸿基房屋中介以及烟熏火燎的小酒家，巷口有卖烧饼的，巷里街边有摆着一台旧缝纫机码边的。走在甘家前巷，尤其在夏日午后或初春傍晚灯火初上时分，真不知今夕何夕。仿佛老南昌人生活的场景丝毫未变，街头还依稀稀有端着蓝边瓷碗为父亲打一角水酒的顽皮男孩，以及慢悠悠补着橡胶车胎，有一搭没一搭跟人聊天的汉子，远处传来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悠长声调。从中也可感知到南昌人的生活是慢节奏的，而这种“慢”又不似成都人那样泡茶馆、搓麻、摆龙阵般“消费”生活，而是享受“安逸”。

南昌不是成都那样富庶的“天府之国”，南昌人的“慢”，不是慢在享乐上，而是在“虚度”当中，那种老庄的无为、闲散与淡泊，一杯茶可以品一个下午，直至寡淡。它是平民化的，无期于“振衣而起”，更无关乎“沉溺颓迷”。这样的茶铺过去在豫章后街最为集中，我的祖父就是一个典型泡茶铺的南昌人，他是南昌采茶剧团的首席二胡，南昌人称二胡为“锯弓”，像把弓似的锯子拉来拉去，这叫法生动有趣至极。

祖父每晚有戏，白天便几乎是挟一把二胡在茶铺度过的，他内敛，

话不多，我不知道他同桌的“茶友”是如何与他相处的，他好读史及各种书籍，应该是有思想和满肚子话的他不说，而平和地听别人聊天，他不插话，只或以点头、微笑乃至呷茶一口来应对他人话语的碎片，他显然比周围的人有学问，从早年学艺，抗战随省府迁泰和，再回南昌，还无师自通地做过古董生意，他老人家可以说有见识，他不自诩清高，抑或还会把话语降低到与他人并行的程度，偶尔说几句。南昌人的淡泊低调乃至意气的“消磨”，在祖父身上体现得彻底。从他身上我甚至能体会到八大山人式的“哑默”。

祖父几乎没跟家人谈过他的家世，我只从父亲口中得知，祖父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四，上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在南昌过活。他的大姐按南昌话说，是个“辣子”，意即是个能干的女人，其丈夫刘青山，在三四十年代的南昌算个人物，刘青山和他的“把兄弟”胡云龙皆是老南昌的青帮中人，胡是南昌地界的老大，另一家位于钟鼓楼的“新兴舞台”老板苏维坤也是青帮头子。胡、刘二人在今渊明北路地段曾开出南昌首家最具规模的娱乐场所“江西大舞台”，且有自己的演出班子，当年曾邀请周信芳、梅兰芳来南昌演出。我外祖父当时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决意打了铺盖要跟戏班子学戏去，是被他三哥死活拦了下来，后来才从了军。刘、胡二人虽是把兄弟，但由于刘青山死得早，胡云龙便独占了“江西大舞台”，刘妻（祖父的大姐）便上门找胡云龙讨要胡欠刘的六百大洋，胡却不认账。此前，有个颇有名气的武生王虎臣来“大舞台”演出，人家的一出“周瑜归天”是拿手绝活，令南昌票友着迷，胡云龙也是扣住人家的包银不给，弄得王虎臣在章江门跳河。后来胡云龙被政府枪毙。

三

三十年代南昌人就迷京剧，不仅我外祖父迷着要死要活要去学戏，其它人也不例外。步行街(胜利路)“真真”照相馆，南昌人都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南昌与地方要员的合影，就是“真真”拍的。它的老板陈菡舟更是个老票友，除了开照相馆，还有两条轮船在赣江跑生意。他是有钱的南昌人，对艺人常施以帮助。有个广东剧团来南昌，演了两天，那时不似现在，南昌人听粤剧如鸟语，一点不懂，没人看。人家亏得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票友陈菡舟便免费让他们乘他的轮船，一路包吃住到赣州，再为之买车票帮助返回广东。陈菡舟不仅自己带头唱老生，他的老婆及三个儿子，也都玩这个。长子娶的是著名花旦童秋芳，他们家够得一个“陈家班”，还真像模像样排演过《御碑亭》、《审头刺头》，当然演出是自己掏钱请客捧场，图一乐。其实陈菡舟非一般商人，他是保定军校二期出身，获少将军衔，在南昌属军政要员，南昌军政的拍照业务自然非“真真”莫属。

“真真”照相馆有老板的上层关系，其技术设备也是一流，现在查阅到的不少有史料价值的南昌老照片，多是出自“真真”照相馆。乃至以后北京凡有大首长来南昌，合影之事都是“真真”照相馆出马。我从小在胜利路，有几家橱窗是吸引我要停步的，一是射步亭巷口花木店的金鱼，二是江西瓷器店各种造型的瓷雕，再就是真真照相馆橱窗里的大幅长形的百人千人合影照，我从那合影照中间认出过端坐的毛泽东，认出过周恩来，还有朱德，以及之后来自中央视察赣地的大人物。“真真”照相馆开办于1920年，略晚于南昌另一家开办于1908年的鹤记照相馆，这两家照相馆，是南昌人小孩满周岁拍纪念照，读书拍毕业照，恋爱拍